



從《合掌人生》論「星雲體」的建構

曾金承

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摘要

王鼎鈞先生在星雲大師《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的推薦序〈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提出了「星雲體」一詞，並略述其大概。此為「星雲體」一詞的最早提出，可惜並無後繼深入探索者。筆者在閱讀星雲大師相關作品後，深感王鼎鈞先生之言有據，「星雲體」確有其自成一家之特色。有感於此，筆者不以淺陋，試著對此議題提出可能性的建構。由於本文屬於相關議題之初期建構，因此，筆者藉由王鼎鈞認為將「星雲體」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著作---《合掌人生》為主要討論範疇，企圖透過大師的個人特質、內容特色與形式特徵等面向，探討以建構「星雲體」之可能。

關鍵字：星雲大師、星雲體、合掌人生、人間佛教、文體



On the Construction of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 from "Life of namaste "

Chin-Cheng Tseng*

Abstract

Mr. Wang Ding Jun proposed the term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in the recommendation sequence of "The Key Time of the Life of namaste (2) in the master Hsing Yun", and outlined the term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This is the earliest proposal of the term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follow-up explorer. After reading the works of the Master Hsing Yun, I deeply understand the words of Mr. Wang Ding Jun. The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does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 feel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I try to construct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issue. Since this article belongs to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topic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work of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is the main subject of discussion by Wang Ding Jun, and attempts to pass the mast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l characteristics. I will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Hsing Yun's Literary Genre, Life Of Namaste, Humanistic Buddhism, Stylistic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前言

王鼎鈞先生在星雲大師《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的推薦序〈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提出了「星雲體」一詞，並略述其大概。筆者在嘗試閱讀大師的散文作品之後，也深有同感，更對於王鼎鈞先生的真知灼見深感佩服。然而，在王鼎鈞提出「星雲體」的概念後，至今並無對此論點有更深刻的論述出現。有感於此，筆者不以淺陋，試著對此議題提出可能性的建構；然而，大師的作品何其多，若要以全部的作品為研究對象則力有未逮，因此，筆者藉由王鼎鈞認為將「星雲體」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著作---《合掌人生》為主要討論範疇，企圖透過大師的個人特質、內容特色與形式特徵等面向，探討以建構「星雲體」之可能。

一、「體」義界

在文學方面，關於「體」的界定可以分為「文學體類」與「個人風格」。

(一) 文學體類

文學體類是對文體的分析歸納之所得，不同體類有各自的內容與表達方式，因此古人對於體類的辨別就相當重視，如彭時在為吳訥的《文章辨體》作〈序〉時言：

然《文粹》、《文鑑》，止錄一代之作；《文選》雖兼備歷代，而去取欠精，識者猶有憾焉。至宋西山真先生集為《文章正宗》，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天下之文，誠無出此四者，可謂備且精矣；



然眾體互出，學者卒難考見，豈非精之中猶有未精者耶？¹

彭時在這篇序中，雖然說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所列的「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文體是「備且精」；但此言非真心話，他真正的看法是「眾體互出」，以至於「精之中猶有未精者」，也就是說，雖然《文章正宗》所分的四類文題概括範圍大，但細部分類則不細膩。因此，才能鋪陳吳訥的《文章辨體》之重要性。

吳訥的《文章辨體》共分成 127 類，每類論其源流、相關作品，以及該文體之特色，茲取「祭文」為例：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顧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²

這裡將祭文這種文體從原始功用的「祀享」，到針對人物的祭祀哀悼，如〈祭顏延年〉，再到禱求於神與祭祀親就之用；內容要求則是「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形式不可「諛辭巧語，虛文蔓說」。此文祭文文體之辨。誠如褚斌杰簡單歸納的「具有外在的形式和內容的規定性雙重因素。他既具有語言、結構方面

¹ 彭時：〈文章辨體序〉，收錄於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頁7。

²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頁67。



的特徵，同時也有內容和題材方面的因素」。³

（二）個人風格

文學體類（文體）的的構成要素，是否可以類推到個人風格的歸納呢？首先，我們可以先舉例討論。

魏晉時期，個體自覺意識興起，文學也進入自覺的時代，褚斌杰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文學開始進入「自覺的時代」，當時出現了許多所謂文章家。……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早出現的重要文論，它提出了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個性和作品的風格問題等，同時也正式提出了文體問題，…照曹丕「文以氣為主」的主張，他認為文學創作乃是作家氣質、才性的表現，因而它與一般學術性的著述不同，它要求有個性、有才情。⁴

在魏晉以來，開始的對人的個體與文體的差異性進行關注與探討，再逐步進行歸類。尤其是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的主張，對作者從內在的秉性（氣）為出發，再由個人的秉性的驅使而確立其作品的外在的形式。質言之，個別性的文學風格在這裡得到討論與重視，之後，鍾嶸的《詩品》可謂具體的探討個人作品的源流與風格問題，以下取其評張華為例：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

³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98。

⁴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16-17。



篇，猶一體耳。」⁵

鐘嶸此處說明了張華的文學受到了王粲的影響，而文字流於華豔，重視巧構的形式追求，內容則是多敘兒女之情，欠缺深刻性。這樣的評論，提供了後人對文人作品中所呈現的個人風格之考察方向。比如詩歌史上第一個以個人命名的風格特徵—上官體，其特色是綺麗雕琢，又崇尚屬對，薛昌鳳說：「屬對之說，先有上官儀，其詩曰『上官體』。」⁶屬對的使用，則成了上官體的特徵，魏慶之在《詩人玉屑·卷七》引述《詩苑類格》說：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⁷

上官儀的詩作技巧為屬對精巧，音韻清亮，其源出於南朝綺麗之風，再加上個人的文字美感之滲入，遂成公認之「上官體」。

其他較為大眾所熟知的具有個人特色風格的文體有李商隱的「西崑體」。李商隱深負才學，也俱詩名，但因夾於牛李黨爭之間，備受排擠，仕途坎坷。感嘆之餘，他將敏感的心緒內化成曲折的詩篇，余恕誠說：

由於晚唐詩人的情思和心緒多指向細微和幽渺的一面，精神上幻滅的、把握不定的成分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像李商隱這樣的詩人處境惡劣，心事藉口難言，有「幾欲是吞聲」的隱痛，於是在潛心摹寫自己心象的同時，又須將其著意客觀化，借客觀意象以及由神話、傳說、典故等得

⁵ 南朝梁·鐘嶸著、徐達譯注：《詩品》，（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年），頁97-98。

⁶ 薛昌鳳：《文體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44。

⁷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165。



來的形象經過改造之後可以誘發多種聯想的優長，將本難直接表現的心象，滲透或依託於物象乃至於典故之中，令人撫玩無斁，聯類興感。⁸

李商隱的詩中有太多屬於內心難以窺知的部份，他又透過各種物象、典故、神話等象徵性強的材料表現，成為詩歌內朦朧難測的「西崑體」。因此元好問〈論詩絕句〉有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⁹

根據上述的簡要說明，在文學方面的「體」，從文學體類而言，是有著個別形式的要求，並且在內容題材方面也要能相互對應；在個人風格而言，對於作者內在的秉性以及表現出來的特別文學形式，有著明顯的個人風格，並且足以成為與他人作品區隔性強的個「體」。

二、「星雲體」的形成背景

王鼎鈞在星雲大師《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的推薦序〈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說：

在文筆方面，星雲大師早歲愛讀《水滸傳》等大塊文章，又長期浸潤於佛門的大經大典之中，為佛光事業環球奔走，見多少名山大川，名都大邑，大儒大哲。他行文也大方大氣，大處落墨，時時如大江東去，大風西來，不雕琢細部，在今日佛門高僧大德之中，形成自己的「星雲體」，這套《合掌人生》再一次淋漓盡致。¹⁰

⁸ 余恕誠：《唐詩風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5--136。

⁹ 元好問：《元遺山詩集·卷十一》（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頁5。

¹⁰ 王鼎鈞：〈向《合掌人生》合掌致敬〉，收錄於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新北，



旅居美國多年的作家王鼎鈞，與佛教以及星雲大師的結緣，也是與文學創作有關。他曾經經歷寫作的瓶頸，內心感到空虛，直到開始接觸佛經，創作路上漸漸有了轉機。後來更接受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受到啟發，並讓他重新恢復了創作的激情。

王鼎鈞的這段話，除了提出了「星雲體」一詞之外，也認為《合掌人生》是「星雲體」的淋漓盡致之展現。本文並簡單指出了「星雲體」的構成要素：從背景而言，早年大師喜愛閱讀的《水滸傳》，以及佛家經典，是文學性的背景；開闊的視野以及與大哲大儒的互動，是人格氣度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也造就了大師大方大氣，不重雕琢的文學形式。至於內容方面，王鼎鈞雖然沒有直接言明其特色，但從前述的背景的豪邁開闊，以及形式的氣勢磅礴，當可推得其內容是灑脫不滯，正向豁達了。

（一）通俗小說的文學薰陶

在《合掌人生》中，大師不只一次談到早期透過通俗小說「自學」的過程，比如在《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的〈人生路〉中如此自述：

在那個時候，我愛看小說，終於慢慢被老師發現了，成為黑名單學生。老師認為，一個不用功閱讀經論，只是沉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罷了！…那個時候，因為閱讀，我也漸漸展現了自己的學習成績，例如《水滸傳》裡的一〇八將，他們叫什麼名字，什麼綽號，用什麼武器，穿什麼衣服，我都能如數家珍，把它們一一道來。甚至我還列出三、四十人，覺得他們不夠格當一〇八將中的好漢。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頁12。



對於《三國演義》，我則崇拜不已，尤其當中對人物武功的鋪陳，很有層次，…對於《三國演義》中，把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黃忠、馬超，列為「五虎將」，我認為最為公正。當中尤其以趙子龍那種不計較、不比較，不鬧情緒，只是一心輔佐劉備，最為欽佩。¹¹

這是星雲大師 12 歲時在棲霞佛學院圖書館讀書的經歷，出家後對佛教經典完全不懂，且被老師指責並列入黑名單的情況下，大師依然樂此不疲，這些章回演義小說必然在他的學習啟蒙佔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大師不斷著回憶這段經驗。比如在《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中也說：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精忠岳傳》，…他們所彰顯的英勇事蹟，都讓我看得興味盎然，情緒高漲。…一、二年後，我已能讀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書中人物的忠勇事蹟，影響我的人生至鉅。¹²

其他如《雲水日月（上冊）星雲大師傳》中，也有記載相關事蹟。¹³顯然在大師的寫作啟蒙時期，俠義、演義類的小說影響至深。這些小說除了教忠教義之外，文字形式的大開大闢，令人讀來酣暢淋漓，誠如明人熊飛在《英雄譜·弁言》所云：

夫熱腸既不肯自吞，而宇宙寥落，托膽復爾無人，則不得不取《水滸》、《三國》諸人而尸祝之，聚大壘大白於前，每快讀一過，賞爵罰爵交加，而且以正告於天下曰：「此《英雄譜》也！」¹⁴

¹¹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 60-61。

¹²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一筆字的因緣》，頁 87-88。

¹³ 符芝瑛著：《雲水日月（上冊）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 41。

¹⁴ 熊飛著：《英雄譜·弁言》，轉錄自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4



當心中有所熱情無人可訴時，可取《水滸傳》與《三國演義》讀之，熊飛則如祭祀時主讀祝文般，將心中之塊壘酣暢淋漓的表述出來，可見《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之文字具有雄闊豪邁，讀來酣暢淋漓之感。大師之寫作深受既然受到這類俠義、演義小說之啟蒙，所以他的文章自有「大方大氣」，猶如「大江東去，大風西來」之豪邁風格。

(二) 開闊的視野

司馬遷寫史記時，曾在〈太史公自序〉道：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¹⁵

司馬遷的少年壯遊，使他的視野開闊，胸襟不凡，終能完成中國史書的典範；李白出蜀之後的壯遊，為他豪放浪漫的詩風奠定了基礎；杜甫的詩歌沉鬱頓挫，眼界寬廣，敘事到位，這與他年輕時的壯遊也有直接的關係。

因此，足夠的人生經驗與空間遊歷，對於一個人視野與創作廣度、深度有著必然的關係。星雲大師 12 歲出家，一個稚齡的孩童就離開家庭的庇護，投入佛門之中。在棲霞山，年紀小的大師要負擔大量的雜役工作，再加上三餐無法溫飽，曾經生病而全身長膿瘡；22 歲時，擔任國民小學校長的大師莫名的被捕入獄，關了 11 天，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後來回到南京擔任華藏寺監院時，正值國共內戰：

年)，頁 16。

¹⁵ 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7 年），頁 3293。



國民黨失敗，南京已經陷入一片紛亂。在京滬的路途上，逃亡的難民之多，大家爭先恐後的搶搭交通工具，有的抱著火車頭，有的攀登在火車上，一腳在車內，一腳在車外。路邊的死屍，隨處可見。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發願集合同道，希望組織「僧侶救護隊」，救傷恤亡。

16

這樣的戰亂，大師也曾身歷其境，並由而發願組成「僧侶救護隊」。後來，大師領導七十餘人的救護隊來到台灣，從此，走遍台灣弘法。

在台灣弘法一段時間後，大師的弘法之路開始走向世界，他在〈地球人〉中說：

我一年又一年的遠到巴黎、多倫多、洛杉磯、澳洲等地，主持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甚至前往莫斯科、瑞典、丹麥、冰島，成立各地區的佛光協會。記得有一次，我在半個多月的弘法行程裡，從台北出發，經過東京、莫斯科、巴黎、蘇黎世、柏林、倫敦、紐約、多倫多、溫哥華，然後再到美國洛杉磯。¹⁷

大師為了弘法，經常奔走於五大洲，有時行程排得相當緊密，但他總是能利用有限的時間廣推佛法、廣結善緣，同篇又云：

由於經常在地球上行走，接觸的人多，所以結的緣廣，交友也就日益廣闊。例如，我與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Prime Minister of India），馬來西亞的馬哈地（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都有過交往，我與澳洲雪梨市副市長曾筱龍（Henry Tsang, Deputy Lord Mayor

¹⁶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生死邊緣》，頁 31。

¹⁷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頁 193。



of Sydney)、巴西聖保羅州聯邦警察總監 Dr. Francisco，也成為朋友。甚至於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大文豪索忍尼辛，以及被譽為「五百年一大千」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居士，都曾到佛光山參觀訪問。¹⁸

從小離家，比一般人更早認知人情的冷暖；少經戰亂，看遍了生離死別的人倫悲劇；跨過海峽後飛向世界，見識了世界的風土民情，廣交全球各領域的重要人物。另外，大師早年從事雜誌編輯，如《覺生》、《人生》、《覺世》等，且他本身重視著作與出版，所以結識了很多文學界的好友，¹⁹這樣的經歷，就如同王鼎鈞所說的「為佛光事業環球奔走，見多少名山大川，名都大邑，大儒大哲」。有如此的歷練與見識，自然為其「星雲體」提供了內在的養分。

(三) 達觀的天性

星雲大師的天性達觀而無執，隨遇而安，對物質生活並不講就，凡事都抱著開放寬容的態度。他曾在某個夜晚臨睡前寫下者這樣的札記：

半間屋，六尺床，雖不寬敞，卻也平坦。
棉做團，布做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
椅一張，桌一個，稿紙堆滿，經書滿櫥。
不求全，不貪滿，得失不計，問心無愧。
閒便去，忙便來，地球村人，佛光自在。²⁰

¹⁸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頁 195。

¹⁹ 符芝瑛著：《雲水日月（下冊）星雲大師傳》：「由於擔任雜誌編輯，又雅好文藝，他結交了許多五〇年代活躍在文藝界的朋友，如陸震廷、郭嗣汾、公孫燾、應未遲、端木野、高陽、姚家彥、柏楊、朱橋、劉枋、郭晉秀、司馬中原，甚至武俠小說作家臥龍生等。著名文壇夫婦何凡、林海音也曾多次聚餐座談。」頁 482。

²⁰ 符芝瑛著：《雲水日月（下冊）星雲大師傳》，頁 560。



從物質的簡約不求，到與人相處的泰然、閱讀書寫的喜樂，最終以地球村人的無差別心、無執為追求目標。

另外，星雲大師曾在〈走路〉中談到自己的經歷與天性：

雖然掛單中壢圓光寺期間，曾經得到信徒的資助，擁有過一部腳踏車，…有一次不小心從一條數丈多高的山坡上，人車就如同空中飛人一樣，一起跌到谷底。…我摸摸自己的頭和手腳，竟然毫髮無傷，甚至連頭上撞擊的地方也沒有疼痛的感覺。因為沒有摔死，不禁興奮的一躍而起，不過還是捨不得我的腳踏車，於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塊塊撿起來，再拿出車後的繩索加以網綁，我想帶回去當廢鐵出售，至少也能賣個三、兩塊錢，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走在路上，不禁想到：腳踏車是給人騎的，今天我卻被腳踏車騎在身上走路；人騎車，車騎人，萬物不就是這麼平等的循環運行嗎？²¹

大師年輕時的這段經驗，雖然寫得雲淡風清，但實際上卻是艱辛坎坷的人生歷程。有了腳踏車代步後，大師已是很滿足，但是因為技術不精，頭下腳上的墜入山谷，腳踏車隨之解體、散落，這是何等危險、辛酸，但大師的筆下卻是如此的泰然、豁達。在艱難的環境中，大師決定將腳踏車的碎片攆回去賣錢，在這不順遂的時刻，他想到不是自怨自艾，反而是對萬物平等的豁達態度。

年少受通俗小說的大開大闔之文字形式影響，弘法時期看慣人世的悲歡、走遍世界的角落，以及達觀而無執，隨遇而安的個性，構成了星雲體的背景因素。

²¹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38-139。



三、「星雲體」的內容特質

(一) 無所不談題材

〈佛門親家〉中，大師直接論及部分「佛門親家」曾經激烈反對兒女出家的往事：

這一對姐妹花大學畢業後，在母親的支持下，選擇在佛光山出家，我分別為他們提取法號滿紀、妙皇。雖然父親孔老先生極力反對，但是誰也沒有辦法左右他們，即使我出面勸說，也不能影響他們的決定。然而孔老先生認為他的子女出家是我的罪過，不但書信恐嚇我，甚至還揚言要殺我而後快。²²

台灣對於佛教的「出家」，普遍是排斥的，這也是佛門與傳統思想、倫理之間經常發生的衝突。尤其民國 85 年發生的「中台禪寺集體出家事件後」，²³社會上對於年輕人的出家經常抱著受到欺騙、鼓動的印象。大師面對這樣的社會氛圍，不但不忌諱談論年輕人在佛光山出家的議題，反而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撰文說明許多家庭面對出家子女如何從反對到樂意結為「佛門親家」的過程。比如上文中的孔老先生，到了最後也受到大師的誠意所感動，並且滿意兩位女兒出家

²²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71。

²³ 民國 85 年 9 月 1 日，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中台禪寺在一次佛學夏令營後，約有四十多位女大學生及部分社會人士，在未事先知會家人下，集體留寺剃度出家，引發喧然大波。不但家屬憤怒、無法接受，也在社會上引起諸多的討論，雖然這些女學生堅稱是在自由意志的情況之下，選擇落髮的，並且希望繼續留在中台禪寺；但是憤怒不已的家長不甘作罷，甚至以捆綁的方式搶回他們的女兒。這些混亂而充滿衝突的場面迅速成為媒體的焦點，中台禪寺集體剃度事件亦立刻承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注。相關內容詳見〈中國時報〉第 3 版，1996 年 9 月 6 日。



後繼續進修的成就，還現身說法，「以女兒出家為榮」。²⁴

在〈關鍵時刻〉中，大師也針對社會上給他「政治和尚」的批評，提出了看法：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於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等。²⁵

大師不諱言的說出外界對他「政治和尚」的批評與佛光山「商業化」負面看法，而且很誠實地說這是他最苦的事，這樣的議題他也不避諱寫文章談論。接著他說：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有怎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²⁶

經過別人的勸慰，大師也就釋懷而不以為意了。其他關於「商業化」的指責，大師也直接面對，並提出解釋。²⁷

在〈我的新佛教運動〉中，星雲大師也針對顧正秋演出的「火燒紅蓮寺」內容對佛教形象有損，因而提筆衛教，也曾為捍衛佛教，勇敢提筆與謗佛者論戰：

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她主演的戲劇有辱佛教，我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衛

²⁴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72。

²⁵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 186。

²⁶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 187。

²⁷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 187-188。



教；台大的林曉峰先生譏評佛教是神道教，我也為文駁斥。甚至當時社會上常有一些人批評佛教是消極、入世、不事生產等不符合事實的毀謗，我也經常跟他們打筆戰。²⁸

大師在《合掌人生》中，對於敏感性的話題也直言無隱，除了可以展現書寫題材的擴大之外，也可以看出他的個性磊落與豪曠，可謂他的散文內容之特色。

（二）無所不包的內容

星雲大師在《合掌人生》的自序「〈一瓣心香，微願供養〉」中開宗明義說道：

我一生別無長處，所幸對文字有種莫名的興趣和親切，…少年起我就有記日記的習慣，只是當時物資缺乏，只能將一日所做所思記於心裡，睡前就將一日所得在心裡溫習一遍，如此也養成了思考反省和記憶的習慣。…後來紙筆不缺，卻流離、顛沛，乃至弘法控德，總不得時間好好記錄；如今眼力大弱，要寫也不得辦法了，人生總是難得圓滿。不過，至今八十餘年的生命，七十餘年的出家生活，以及六十餘年的弘法生涯，我還是留下一些雪泥鴻爪：²⁹

在這篇序中，大師說明了《合掌人生》就是一部文字的回憶紀錄，主要是出家、弘法的生涯所歷所思，因此內容的時間長、寬度大、深度深。

〈榮總開心記〉寫他在將近七十歲時因為冠狀動脈阻塞，而做心臟再生的繞到疏通手術；〈梅約醫療中心檢查記〉則是記錄大師近八十歲時，應趙元修、辜懷箴夫婦的介紹而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梅約醫療中心」做健康檢查。這兩

²⁸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3)一筆字的因緣》，頁 186。

²⁹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頁 4-5。



篇文章，內容談的都是個人的醫療經驗，時屬平常又非平常。生病、住院、開刀、檢查等，這在一般人的生活中是平常，但親歷心臟手術，又踏入擁有四萬名醫生、護士、員工，每年接受三百萬名人士前來檢查的醫療中心，就非比尋常了。

大師也專文寫運動，他在〈球類運動〉中說到自小的運動經驗，從小時候的遊戲、游泳、桌球，到籃球等，後來甚至為了運動而被記過、退學：

…把檢來的斧頭拿到鐵器店換個籃球框子，回寺後自己砍材做籃球架，並且由幾個家境比較富裕的同學集資，合買了一個籃球，就這樣我們開始打起了籃球。但就因為好打球，學院認為我們不守規矩，貪玩好動，因此被記過，甚至後來我還遭到被開除的命運，可是我對打球運動的熱愛，始終如一，絲毫未減。³⁰

當然，星雲大師並非強調年少好玩，也非以被記過、退學而自我標榜；而是藉此談論他自小喜好運動，接著再談到他後來在新竹青草湖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時推廣球類運動時，受到的另一段挫折，「我鼓勵大家打球，但學生們平時沒有運動的習慣，見到球嚇得直往後退，好像打球是見不得人的事」。³¹後來在大師的推動下，佛光山的運動風氣轉盛，屬於佛光山教育體系的普門國中、普門女中、佛光大學女籃隊在大師的支持下，成為國內女籃的勁旅。³²

大師在這篇〈球類運動〉中除了展現他對台灣的籃球運動、棒球運動的發展的熟悉與關心之外，也以球類運動妙喻人生：

³⁰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98-99。

³¹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99。

³²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20-122。



人，從小讀書求學，奮鬥創業，直到成家當了父母。這時年輕的父母在小兒小女心目中就如「籃球」，大家拚命要搶爸爸、搶媽媽，就像籃球比賽時，兩隊球員莫不紛紛爭著搶球，…然而隨著父母年齡漸老，兒女開始為了孝養父母的責任而推卸，…就像「排球」一樣，被兒女們推過來，又推過去。

一直到父母老病的時候，可憐的父母就像「足球」，兒女們忙著事業，忙著賺錢，覺得年老的父母實在是一個拖累，恨不得一腳把球踢得遠遠的。

其實，父母也不一定是排球或足球，只要父母自己本身有道德、有學問、有儲蓄，那麼就像「鉛球」一樣，任你要推也推不遠，甚至兒女還把你當「橄欖球」一樣，緊緊的抱著，不肯放鬆呢！³³

可見大師的散文寫作，除了內容無所不包，超乎一般佛教高僧的寫作範疇之外，更能在無所不談中聚焦回到人生的細膩觀察與妙喻之中。

〈來發〉也是一篇內容特殊的文章，是透過一隻名叫「來發」的小狗與大師之間的緣分、互動而展開的文章，開頭時頗具趣味：

一九七四年八月，世界青棒錦標賽正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羅德岱堡舉行，…有位師姐抱來一隻小狗要我幫牠取名。…這位師姐抱來小狗的時候，正是中華隊隊員李來發打了一支二壘安打，高興之餘，一時竟忘了不准飼養動物的規矩，隨口就把小狗取名叫「來發」。³⁴

這段有趣的邂逅，開啟了大師對世間萬物的觀感，並論述自己和動物之間的因

³³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24-125。

³⁴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228-229。



緣。他說到小時候養狗、養雞的經驗，以及弘法時期與松鼠、海鷗之間奇妙的緣分，前者是記述童年時期對待小動物的憐憫與愛心，後者說明自己經常莫名受到小動物的歡迎。小時候的大師常常同情小狗一天只能吃一餐，所以經常偷偷餵狗，甚至於認為「人不一定要吃，狗還是要餵的，因為狗子不會說話叫肚子餓啊！」另外，大師在七歲時也曾奮不顧身的救養一隻小雞，他說：

…七歲那年冬天，看見一群小雞被雨水淋得全身濕透，心中非常不忍，於是將牠們移到灶前，想藉著灶邊的溫度將這些小雞的羽毛烘乾。沒想到，其中一隻小雞因為驚慌過度而跳入灶口，顧不得熊熊大火，我急忙探手將牠從火海裡搶救出來，小雞全身羽毛燒光，腳爪也燒焦了，連下喙都被燒掉一半。等到把牠們安置妥當，才注意到自己左手食指的指甲也燒傷斷裂了。³⁵

後來小雞在大師的悉心照顧、餵養下，也順利長大，甚至會下蛋。這種對動物愛惜之心，是出自天性。也許是因為這種天性，所以才會在後來有受過大師照顧的松鼠回來探望之事，³⁶以及在澳洲南天寺的海鷗排班接受大師餵食的奇事，³⁷甚至於大師也說：「動物們所以願意和我親近，大概是牠們的本能，讓牠們感受到我不執著的善意吧」。³⁸

星雲大師的《合掌人生》中，以散文記錄了個人一生弘法的點點滴滴，其內容活潑多樣、生動親切，且不拘泥於刻板式的紀錄，反而能信手拈來，種種生活中的細節，都能在敘述中無形的展現其智慧。甚至有些在一般佛門中視為

³⁵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231。

³⁶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232-233。

³⁷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234。

³⁸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233。



「俗」的主題、內容，在大師的筆下，都能充滿妙喻禪悅。

(三) 人間佛教的思想

星雲大師談到人間佛教時說：「佛教本來就是人間的佛教，因為佛陀出生在人間，修道在人間，成道在人間，說法、度眾都在人間，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的本懷。」³⁹簡而言之，走入社會，投入家庭，讓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可以認識佛教，並將佛教的悲憫心、同理心實現在每個人的身上。大師也在這部《合掌人生》的自序〈一瓣心香，微願供養〉中說到「合掌」意義的由來：

…看到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在企業發展到數萬名員工時，他在員工上班的時間，悄悄的窗外巡視時，對著員工合掌感謝。我感動於他的精神，也不禁對世間幫助我、孕育我的一切師友、弟子們，本著合十感恩的心情謝謝大家。⁴⁰

這段文字除了是大師自述透過《合掌人生》這套書對所有人的感恩之外，也是對人間所有人抱持感謝、給予的態度，這種以他人為重的信念，正是人間佛教的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不拘泥、活潑，與時代脈絡共同跳動，使佛法與世間法應用無礙，所以在書寫的內容方面也顯得自由、流暢。

大師在〈榮總開心記〉中有這麼一段對話後的感悟：

「大師，您怕死嗎？」年輕的陳醫師突然問了我一句。

「死倒不怕，怕痛！」我回答：「一個人健康的時候，行如風、坐如鐘、臥如弓，說起話來威儀安詳有序。一旦倒下來、病了，尤其是痛了，難

³⁹ 星雲大師著：《人間佛教何處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8。

⁴⁰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頁8。



免要叫出來，甚至哭出來，唉，這時候連狗熊都不如了！」

「大師，請別這麼說，健康的人固然有健康的尊嚴，但是對於生病的人來說，哭、叫、喊痛……，這些都是病人的尊嚴！」

啊，太美了！陳醫師對於病者這一套詮釋，可以讓生病如我者，痛得「心安理得」，而不光勸一個疼痛難忍的病人說：「要忍耐啦！」

這一份溫暖體貼，這種對病者人性化的關懷，正是我要提倡的人間佛教啊！⁴¹

大師的人間佛教就是對人間眾生的關懷，誠如滿義法師所說的：「大師為人慈悲厚道，從小就學習『口邊留德』，從不輕易批評、責怪別人，說話總是給人留餘地；他體諒、溫厚的性格，總是令人如沐春風」。⁴²

在〈飢餓〉中，大師寫到幼年與早期弘法時，經常挨餓過度，因此也懷疑自己的糖尿病是因為飢餓過度，導致胰臟受損，因而影響胰島素的分泌。⁴³他在這篇文章中雖然一再提及自己的飢餓經驗，但真正目的還是念在眾生，他說：

…到了此刻，全身已經虛脫無力，身體搖搖晃晃，下山時的四百多個台階，就像踩在雲端裡，感覺像是騰雲駕霧一般，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走下山的。不過我生性沒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將來我有能力建寺時，我要給人吃飯！…其實說來慚愧，最早建設分別院，也不是有什麼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飯。…所以我建普門寺，意謂「普門大開」，想要吃飯的人，都歡迎大家進來。…今

⁴¹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27。

⁴²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92。

⁴³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64。



日佛光山的發展，或許當中有許許多多的因緣，但是「給人吃飯」，應該是眾多因緣中一個很重要的助力。⁴⁴

來自人飢己飢的心懷，大師直白的提出自己的願望「給人吃飯」，就是星雲大師所說的，人間佛教就是「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利他重於自利，普濟重於獨修」。⁴⁵這種情懷猶如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描述，因為自己屋漏偏逢連夜雨，但在難眠的兩夜，詩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天下與他一樣的寒士何其多，所以他有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偉大胸懷。

「星雲體」的內容特質是屬於開放的內容，呈現出大師光明磊落的性格，內容無所不談，甚至可以直接就世俗對他的攻擊或是對宗教的疑慮提出解釋，也可以為了替佛教發聲，而勇於正面迎戰。這種開放的內容，也時時表現大師推展的「人間佛教」議題。

四、「星雲體」的形式特徵

(一) 以手寫口，質而不俚

星雲大師在〈我與文學的關係〉中提到一段文字創作技巧改變的歷程，他說：

尤其，我受胡適之先生最大的啟發，就是他說的：「寫文章就是表情達意，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好，就是好文章；寫文章如說話，話怎麼說，文

⁴⁴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92-194。

⁴⁵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頁 324。



章就怎麼寫。」我讀到此，幾乎廓然大悟。從此覺得寫文章如說話，不要雕琢、不用過度描寫，我把《作文描寫辭典》束之高閣，憑著自己的說話，表情達意，就是我寫文章的文學辭典了。⁴⁶

基本上，胡適先生的話是為了推行他的白話文運動主張，所以所謂「話怎麼說，文章就怎麼寫」並非是長篇大論、零碎重複，而是要將個人口語的親切度與通俗性的語言轉成書寫文字。至於星雲大師的「話怎麼說」，可以從滿義法師的論述見其一斑：

大師一生著力最多的，便是將「佛法通俗化」。他自承剛走上弘法之路的最初幾年間，每次在準備講演教材時，常常為了要把艱澀難懂的名相用生活性的語言表達，或是想藉由一則故事、譬喻來詮釋深奧的義理而挖空心思，每每找遍各類書籍，因此花費很多的心思和時間。⁴⁷

同文又說：

過大師五十多年苦心孤詣的堅持與努力，如今大師的通俗講演正如春風吹醒大地一般，他讓原本暮氣沈沈的佛教散發出一股朝氣蓬勃的新生命與新活力，他使整個佛教為之煥然一新。⁴⁸

大師的口語是通俗的，但能運用通俗的語言讓聽者明白其內容。的確，難懂深要的義理最難的是如何說到老嫗能解，而且讓聽者能夠如沐春風，確實在語言的表象上必須有質而不俚的掌握分際。

⁴⁶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05：文教篇 1》，（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頁 52-53。

⁴⁷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頁 29。

⁴⁸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頁 42。



理解大師的語言模式之後，接著筆者舉例論述他的文學形式是如何以手寫口，他在〈球類運動〉中有一段關於看球賽的現場描寫：

觀賞球賽往往會讓人情緒沸騰，個人的愛瞋也總在不經意間發洩出來，所以這種時刻最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有一場球賽正在熱烈的進行，觀眾情緒激動，由於太過投入，因此只要看到投手連投幾個壞球，就大喊：「換投手！換投手！」捕手偶不小心落接，馬上有人高喊：「換捕手！換捕手！」打擊手揮棒落空，也是大聲鼓譟：「換打擊手！換打擊手！」甚至於裁判的判決不合個人意思，也說：「換裁判！換裁判！」這時候觀眾席上終於有人忍耐不住，站起來大呼：「換觀眾！換觀眾！」⁴⁹

這段文字直白如話，但也簡潔明快，把觀眾的情緒與現場的氣氛寫得生動。但大師真正所要表達的不只是球賽現場而已，而是他善於舉例且所舉的例子通俗、有趣，人人皆如臨其境，而在這種熱鬧的現場，正是人生中經常經歷的通俗場景。不過，大師並非要讀者單純的沉溺於激情的現場，反而是要透過人人可感通的經驗談論「修養」的議題。

另外，在〈關鍵時刻〉中，大師談到了早年創建佛光山的往事：

本來我有意購買現在澄清湖旁的圓山飯店所在地，然而就在即將簽約之際，一位學生在談笑中非常興奮的說：「院長（指我）在澄清湖買土地，把佛學院遷移到那裡，以後蔣總統來澄清湖時，也會到我們的佛學院參觀。」

聽聞此言，我立刻取消購買之意，我想自己不必沾澄清湖的光，讓總統

⁴⁹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81-182。



能來此一遊，只要我有辦法，管他什麼人，都會專程前來。後來佛光山開山不久，蔣經國先生在總統任內，曾經四度蒞臨佛光山。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一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二個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係，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⁵⁰

這段文字是透過他人的語言與大師的內心對話，呈現強烈的對照，尤其是大師在這兩個故事中的態度都是表現堅定與自信。第一段是透過學生直白且興高采烈的語言，表現出一種世俗性的取巧心態，也展現了人性的共通面。大師面對這樣的語境，內心的獨白也是同俗的，但卻是始於俠義小說人物式的自信語言，他不想藉由沾光的方式爭取曝光，他要自己當燈塔。第二段是信徒退卻、失望的語言，通俗直白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大師則展現了披荊斬棘的精神，一個人上山查看，並在內心獨白，這種獨白與信徒的語言產生對照性：「沒有關係，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這是非常有氣魄且深具的信心的直接表述。

（二）段落簡潔，句式簡短

星雲大師的散文形式特色之一是多用短句，每段字數少，使得節奏明快。

⁵⁰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2)關鍵時刻》，頁 186。



鄭明嫻在《現代散文構成論》中，提出了散文修辭中的短句，並做如下說明：

短句，原指結構簡單、語詞少、形體短的句子。…明顯看出第一例是用短句撰文，給讀者的感覺是簡潔俐落、鮮明生動，短句成為文章的基調，句子變化不大。⁵¹

大師的個性溫和，做事不急躁，處理事情有條不紊；但在散文的形式表示方面，卻顯得節奏明快，毫不拖泥帶水，就如王鼎鈞所說的「大方大氣」。

高希均先生也曾說大師的散文每段不超過 140 個字，雖然並非完全正確，但查考四冊的《合掌人生》後，絕大多數的段落都符合高希均所言的那般簡短。綜合上述，可以歸納星雲大師的散文形式特色有段落簡潔與句式簡短之特色。

以下摘錄〈外婆〉中的一段為例：

那時候兒童的遊戲，就是把核桃、杏核拿來玩，還有像丟手帕、老鷹捉小雞、官兵抓強盜……。小孩總會貪玩，有時候遲歸了，心也會慌會怕被大人責怪。外婆總是站在門口等我，昏暗的天色下，我的外婆像黑夜的燈塔，指引著我。

「洗手，吃飯去！」

外婆沒一句責罵喝斥，從未疾言厲色，只問我吃飽，關心我的衣服穿得夠暖否。

外婆的長處是醃醬菜，因此陳年累月家裡都不用去外面買菜，那時候，生活貧瘠到甚至看到油就想喝一口，現在富裕的生活，沒有油水是怎樣

⁵¹ 鄭明嫻著：《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0年）頁 27-28。



的日子，大家是想像不到的。沒有油水，吃什麼都會刮到胃，澀澀的不好吃。

我早晨撿狗屎，傍晚去拾牛糞，狗屎做肥料，牛糞做燃料，賣給人家。那時候能賺錢，心裡也很高興。賺的錢，外婆要我交給母親，因為母親要供應全家生活所需。我賺了錢，外婆要我給母親，外婆教我要報答父母恩，要我懂得母親的辛苦。⁵²

以上的內容並不多，但卻分了五段，大部分的句子都很短，最多 16 個字，最少兩個字，大多數的句子都是 5 到 7 個字之間。短短的內容，因為每句字少，所以節奏明快；因為段落多，所以論述的範圍廣，藉由每一小段的主題轉換，構成了大範圍的內容：從小孩的遊戲內容，到食物到貧乏，再到勞動賺錢，最後以外婆的教誨為結束。這樣簡潔的字句與段落，在星雲大師的散文作品中，已是固定的形式。

以下再舉一例，大師在〈榮總開心記〉寫著：

這時，我想到在歐美的行程已經排定，尤其是歐洲，很多佛光會期待著我去成立。又做了幾十小時的飛行，光是回程就連續乘坐了近三十小時的飛機。但是完成心願，心情很是愉快。

過年期間，我真的感覺到說話也費力氣了，我的身體嚴重的提醒我，再不接受治療，性命堪憂！

然而，在菲律賓舉行的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六次理事會議，四月即將召開，根據醫師對我的忠告，開刀後得調養半年，這次會議我曾經應承了要出

⁵²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1)在南京，我是母親的聽眾》，頁 149-150。



席的，這樣，我的諾言不能兌現了。最後，我去了菲律賓。

在菲律賓，得知跟隨了我四十年的佛光山住持心平，先我而去了！回到山上，趕得及看一眼他在萬壽堂的靈龕。「生命無常」原本是我們出家人體會得較深刻的一句話，而我現在受到的是巨大的衝擊。儘管我有一千多個出家弟子，但是這一千多人在我心中都是獨一無二、你我他都無法取代的。

用醫藥控制了八個多月的心臟，我對它感到抱歉！現在，我決定好好善待它，住進榮總，接受開心手術。⁵³

以上連同標點符號共 386 個字，並不算多，但卻分了五段，長句也不多。在這五段中，扣緊了開刀前後的過程，但卻幾經情緒的轉折。先是冒險飛歐洲，完成任務後心情愉快；接著身體發出警訊，大師也自覺不開刀的話性命堪憂；再來進入猶豫，但最後還是冒險去了菲律賓；在菲律賓收到心平和尚的噩耗，對內心造成了衝擊，也更加重視生命的獨特性；最後，以抱歉的心進入榮總，接受開心手術。同樣的，利用短句製造緊湊感；利用簡短的段落產生轉折，五個段落產生五種心情的轉折，使得簡短的文字負載大量的訊息。

「星雲體」的形式特色是文字流暢如口語，直白而不俚俗，而且用字、段落都很簡潔，就算文章稍長，讀來也不覺得枯燥。這樣的流暢明快形式，與大器、開放內容的搭配相當契合，從內到外整體性展現了「星雲體」文學特徵。

⁵³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4)飢餓》，頁 19-20。



結語

本文透過星雲大師的個性、經歷與閱讀啟蒙等為背景，再以他的一系列散文著作《合掌人生》為觀察範疇，論述他的文章內容旨趣與形式特徵等，試圖從不同面相建構大師的「星雲體」之特色。透過本文的整理分析，可以大致理出「星雲體」散文的構成要件如下：

- 一、在作者（星雲大師）的背景方面：從小受到章回、俠義小說的影響，以及個人行遍世界的開闊視野，再加上本身達觀的天性，造就了其豪邁曠達的個性與書寫性格。
- 二、在書寫內容方面：受到個性的驅使，大師的書寫內容由如其人，坦蕩磊落，內容可謂是事無不可對人言，話題也是無所不包，但這些內容並非流於意氣之爭或自我標榜，而是藉由對話與坦承向世人傳遞大師的人間佛教理念。
- 三、以形式特徵方面而言：大師以最誠懇、最無雕飾的文字，採口語的方式書寫，傳遞理念，除了具有通俗演義小說的大眾化語言表達形式特徵之外，也能透過人人輕易理解的方式進入其文學世界。另外，簡短的字句，快節奏的段落呈現堅定而明快的形式，令人讀來酣暢淋漓。

「星雲體」的提出，王鼎鈞先生的灼見，可惜他僅言其大要而無細部的建構。本文試圖以《合掌人生》為討論範疇，為「星雲體」做出嘗試性的建構，期望能對星雲大師的文學研究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考書目

-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年）
- 南朝梁·鐘嶸著、徐達譯注：《詩品》，（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 年）
- 漢·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7 年）
- 余恕誠：《唐詩風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 年）
-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
- 薛昌鳳：《文體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 鄭明嫻著：《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0 年）
-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4 年）
- 符芝瑛著：《雲水日月（上、下冊）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 星雲大師著：《合掌人生》四冊，（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 星雲大師著：《人間佛教何處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從《合掌人生》論「星雲體」的建構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05：文教篇 1》，（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 年）

